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二

寧海潘頡校正

後學陸時泰

朱冕編集

雜文

西銘講義

天地乃人之父母人乃天地之子人在兩間雖眇然一身然與天地實混合而無間也人之生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塞字猶孟子言塞乎天地之塞謂氣也得天地

之理以為性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帥猶孟子所謂志者氣之帥之帥謂理也人資乎乾坤之理氣如此則乾豈不有父之道坤豈不有母之道人豈不有子之道朱子謂西銘緊要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地自是地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正謂此也以此觀之則吾之與民均稟同賦共此父母非同胞乎吾之與物亦均稟同賦但偏全有異非黨與乎民惟同胞也在大君雖尊乃吾父母之宗子耳宗子亦有君道也大君之大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尊天下之

高年慈天下之幼弱所以長吾長幼吾幼也聖人者吾兄弟之合德乎天地者也賢人者吾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至若疲癃殘疾鰥寡惸獨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何也民吾同胞也故大君大臣高年孤弱若聖與賢又疲癃殘疾鰥寡惸獨皆天之子而吾之兄弟也西銘言仁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此是仁之體自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然不言博施濟衆者須下求仁之功乃可盖能為仁人則不患乎無仁之功矣于時保之畏天者也非天之子而能敬天

者乎樂且不憂樂天者也非天之子能盡純孝者乎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此則不能事天爲天悖德之子爲天之賊子爲天不才之子者也能踐形者乃天之克肖子也化乃陰陽之化即上文所謂天地之塞者也人能知化是爲天之子而善述其事者矣神乃陰陽之妙即上文所謂天地之帥者也人能窮神是爲天之子而善繼其志者矣不愧屋漏則於天也可以稱無忝之子矣存心養性則於天也可以匪懈之子矣旨酒而惡之即天之太禹而[illegible]

養者也英才而育之即天之考叔而能錫類者也能使天心之豫則天之大舜矣修天亦聽乎天則天之申生矣呂氏童蒙訓謂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畧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天之與我者無一不全即天之曾參也天之處我者無一不受即天之伯奇也蓋六聖賢者皆所謂孝子也人能事天之至又何以異於六聖賢之事親也哉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則吾之爲善也輕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則吾之爲善也力所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吾身之存則

事天以終身也吾身之沒則無愧而安寧也夫然則體仁之功至矣使爲大君大臣則自能親親仁民愛物舉一世之同胞吾與皆納乎仁愛之中又豈有一人一物之不被其澤哉其無其位者亦必知昔之人所謂萬間之厦千丈之裘以爲心矣此西銘之旨也

按西銘初名訂頑頑者手足痿痺不知痛癢之謂蓋人之不仁者也不仁而設其爲仁故曰訂頑也常人之情自一膜之外即分爾我由其不知此理之大本

夫張處故橫渠指以爲言欲人知同胞
黨與之義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
耳然不加求仁之功雖有博施濟衆之
心亦終蔽於私意而有不能矣故自于
時保之以下皆言求仁之功者以此

上梁文

故里初回意方厭於勞擾先廬僅在工久缺於
補修戴符乏買山之資晏子便近市之利作窮
計較成小規模月湖主人行雲流水心腸秋月
春風襟度千斯倉萬斯箱不萌此念起書樓置

書櫃寔為茲謀況乎讀做之餘加以會括之槩李延平不作費力事用一間後接一間邵伯温得聞改作非鑿北壁仍然北壁此皆前儒之已行是宜後學之當法平生讀書期以用世中歲出仕竟有何功格心之說雖闊而言無足采擇民之意徒切而勢不克施一木之支諒無俟於綿力萬間之庇竊有慕於古人且斂經綸聊畱棲息數言抖擻六備橫陳

東二里相望是泮宮世代兒孫須采藻治人之已在其中

西古牛出郭是長隄一脉維山来不斷三洲之識接金雞
南平江腰帶水拖藍月湖會合之玄去淺作小灘深作潭
北門有通仙存古額隔江咫尺是梅山俗傳西漢梅子真宅
上東壁騰輝高萬丈太乙青藜夜夜来校書博士今劉向
下數椽小小偏幽雅不是温公獨樂園冠蓋那能傾洛社

伏願上梁之後江山增色景物勝前希聖賢登
終身之堂室積經史乃卒歲之畬田用之則玉
堂金馬經邦濟世舍之則竹籬茅屋樹息雲眠

紀猫異

予在順天官下嘗飼二猫以護書籍一猫產二
子不數日子皆死月餘一猫產五子諺云猫產
子不宜移窠移輒不乳且必斃之越五日予以
轉官南行移之車乳之猶官下也移之舟乳之
猶車也此一異也又越數日病不能乳母子幾
不保而猫之子死者代乳之至其能乳乃退此

又一異也凡若此者頗類乎祥而予則不敢當也何者近叨京府民貧賦重而不能為之輕丁少差多而不能為之減閭閻屢遭飢寒之苦田里不無愁嘆之聲是何和氣之薰蒸而物類之感召乎宜宰固有偶然而不可曉者耶然以其異也因書之以附于韓文猶相亂之後云

新居上梁文

水兼豐富郡邑因之而得名山並羅孫人才由之而競秀有若市城之趣多在月湖之間試請詳觀允宜卜築畏軒主人早承祖父之業甲第

已開今爲似續之謀㝡宮而處乃依水雲之勝聿稱牕戶之幽基才一畝之寬跡寔千年之舊以詞章而論則于公昔家于此以名位而言則薛氏正宅其間顧泰石塵莫攀逸駕惟是仕途馳逐之餘加以歲月侵尋之後自今不過存心而養性此後豈暇繪句以繽章敬置齋蓑置齋高揭㬥翁之榜東銘牖西銘牖大書張子之文齋舉修梁同呼六偉

梁之東薛家窖水舊溶溶華屋凌霄相繼續出卿出相出三公

梁之西月湖西接沙湖堤更向月湖營一室即
將書院扁前楣
梁之南孤峯羅阜勢相參從前秀氣鍾人物崧
嶽生申自古談
梁之北劒水後連天一色贛灘一賦謫仙才尚
想高鄰于竹國
梁之上北斗北辰自相向就中大帝一星明下
土微臣時仰望
梁之下俗客不来經史罷渾然氣象静中看此
是入門真柄欛

伏頥上梁之后蒼松並歲寒之節白鷗共忘機之盟窮而養達而施未符斯語進以禮退以義庶高此風豈夸眼底之菟裘亦特胸中之丘壑

閲南京禮部公案偶記

國朝洪武初以今南京為京師永樂元年陞北平布政司為北京各衙門皆稱行在永樂十九年北京宮殿成各衙門去行在字南京各衙門加南京字洪熙元年北京各衙門仍加行在字南京各衙門去南京字正統七年北京仍去行在字南京仍加南京字至是永定矣考之周以

鎬京爲宗周以洛邑爲成周今南京則宗周之比北京則成周之比故稱南京者率謂之根本之地予嘗因南京地震上章謂南京根本重地即周之宗周者以此

閱登科録偶記

王抑菴謂自洪武辛亥至正統丙辰二十科陳芳洲謂自洪武乙丑至景泰五年題名大學二十四榜楊東里謂自洪武辛亥至宣德丁未臨軒策士十有六考之東里芳洲所論皆合惟抑菴多數一科然自洪武癸亥以前庚戌一鄉

科辛亥一甲科至甲子始定子午卯酉年鄉科辰戌丑未年甲科中間惟永樂甲申辛卯丙申嘗甲科以補癸未已丑乙未之廢天順甲申嘗甲科以補癸未之廢然科舉之制定於洪武甲子迨弘治甲子復有　詔許聘京官主考各省鄉試予嘗濫竽浙省小錄序云天運之循環

聖心之經綸自然相參乃世道人文一嶄之會但此後京官之聘亦不行矣

卞忠貞公事蹟記

東晉成帝時逆賊蘇峻稱兵犯闕尚書令卞公

率諸軍拒擊於青溪柵公背創未合力疾而戰竟不能支繼以死焉嗚呼壯哉視彼庾亮輩棄甲曳兵而走者其忠與不忠勇與怯爲何如耶嘗攷晉史列傳公弱冠有名譽貴遊子弟多慕王謝之爲達公謂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其識見何其高也中正王式於繼母無養生喪死之禮公疏奏之引魏顆陳乾昔事反覆詳辯其經學何其深也當成帝即位群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公謂導非社稷臣導又嘗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公謂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其持

論何其嚴也至於二子殄殲皆赴賊而死所謂教子義方者又於公見之矣妻裴氏哭子之言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所謂刑于寡妻者又於公見之矣廉於東晉人物如王導溫嶠陶侃謝安固以爲巨擘然史氏所書不無雜以褒貶惟公則絶無瑕纇使無死事猶在諸人之右而況炳煥焜耀乃如是哉公墓在冶城即今之朝天宮內晉安帝時盜發之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爲脩其墓嗟夫萇弘之血化而爲碧先軫之元其面如

驗決有可獲至於一得之愚并此以
獻

進大學衍義節略表

南京禮部尚書臣楊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居楓宸乃膺君師之任在杏壇實遺
治教之書學雖上下之皆同責於南面而獨重
若能實用其力則必大有其功經則誦於孔子
而曾子述之傳則原於曾子而門人記之至程
子始取之禮經迨朱子乃為之章句若夫引用
五經四書之文揀擇諸史百氏之說據千載之

空腔爲一旦之埴實或言其理或舉其事體用一源即理而事無不包顯微無間即事而理無不在每條祗引其凡遂飾惟提其要簡以御煩約以該博此則莫有逾於衍義之書而實成於眞氏之手其所以脩己而明明德者一二帝三王之明法其所以治人而新民者一唐虞三代之成功否則不漢之雜霸亦唐而已不唐之雜夷亦宋而已君子斟與聞大道之要也小人豈盡蒙至治之澤乎此書在

祖宗朝或書之以爲朝夕之諦觀或贊之以爲

出治之條格御
列聖之承傳同執中之授受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以至於今也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入繼　大統益衍　天潢聰明睿知
素著於　潛藩仁勇聖神須覲乎登極然程子
爲說書拳拳焉進邇養薰陶之說朱子繼講席
切切然有窮理讀書之言豈非當新君之幼沖
與嗣皇之初政也哉臣嘗言于
孝宗皇帝謂經筵不必泥及夫他卷而勸講惟
當專用夫是編覽之數日已可窺其大端講之

浹旬決可會其歸宿茲者竊慮　萬幾之繁在
於一日之内於是尋行數墨竭精力以紬閱其
全輯短截長去冗寡陋而掇取其半非敢精以求
精第欲省而又省近年學士有病其闕而補以
治平之篇今日愚臣乃懼其多而妄有節略之
舉既簡矣而簡之至則本於一心亦約矣而約
之極則在於一敬此聖賢之真傳乃道學之宗
旨　九重誠留意焉乙夜儻過目焉則所謂大
端緒當不待於數日而後窺所謂歸宿者抑豈
俟於浹旬而後會哉蓋二帝三王之爲君皆繇

如此之學故唐虞三代之致治咸臻如是之隆
盛稽諸今復見之獨詣親賢樂利亦何幸於
躬逢厥有大學衍義節略凡二十卷臣之愚得
間附一二繕寫裝潢共計拾帙謹隨表上進以
聞

文潞公文集卷四十三

雜文

家規記略題辭

修身齊家之道一部大學盡之矣秦漢而下此學失傳士之修身既無其本欲望齊其家亦何所據至唐張公藝始以忍字為言豈非世變愈下不得已而然歟抑豈非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以至是歟近代浦江鄭氏一門義聚雖其家法不可得而盡考觀宋學士景濂謂其所行一稽朱子家禮則鄭氏之所以齊其家者固

詳於張氏矣要之家禮源流於大學予所作家規記略惟此數條以有朱子之書在進而求之有大學在若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則張氏忍之一字與予之家規亦豈可無哉

大學序講義

朱子於大學分經為一章傳為十章有章必有句故謂之大學章句中庸亦然然論孟上曰集註以其原有篇章故但以集註為言大學中庸亦有註解而不言者舉章句足以該之矣朱子既為大學章句於是序其所以作此序合依東陽

許氏作三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至非後世之所能及為第一節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為第二節天運循環至小補為第三節以第一節言之為學只是要復性故朱子於論語學而篇有復性之說於小學題辭有復性之說天與人以性而人不能全必待盡性之聖人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謂盡性之聖人治而教之者也自三代盛時皆然而教法比五帝尤備性分之所固有所謂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職分之所當為入小學則洒掃應

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乃所當爲入大學則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乃所當爲者也以第二節言之賢聖之君不作至孔子窮而在下有教無政君師之職始分當初設教洙泗三千之徒莫不聞大學之說惟曾子傳之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而大學之書有經傳而成此一部全書及孟子没書雖存於戴記而學則不傳但有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異端虛無寂滅之教與夫其他權謀術數之類以雜出乎其間記誦如鄭康成劉原父詞章如韓退之歐陽永叔之

數入者非俗儒而何虛無寂滅老聃之道德寂滅
如達磨之心性之二氏者非異端而何權謀術
數如縱橫讖緯百家衆技如農圃醫卜是也以
第三節言之二程子於戴記中抜出大學篇又
次其錯簡可謂有功於世至朱子雖不得為程
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猶孟子雖不得
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子思之門人朱子有功
於大學不在二程子下其曰固陋僭踰亦補皆
謙詞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書日辰如書經顧
命畢命凡稱日俱書辰朱子生福建尤溪晚徙

建陽每稱新安以其父嵩齋以上皆徽之婺源人不忘本也

中庸序講義

中庸章句序雲峰胡氏謂分三大節看中庸何爲而作至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爲第一節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至彌近理而大亂真爲第二節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至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爲第三節以第一節言之孔門傳授心法只是一中子思憂聖遠而異端起故作中庸見得上古聖神道統相傳惟此一中

引堯舜禹相傳一中以證之堯傳舜之言見於
論語而不見舜典魯齋王氏以爲脫簡舜傳禹
之言則見於虞書大禹謨人心道心朱子剖析
細膩當詳味之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其人心即
所謂道心也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其道心每雜
於人心也精是博文一是約禮精是格致一是
誠正精是擇善明善一是固執誠身天下之理
莫加於中故曰中庸其至矣乎以第二節言之
道統之傳上爲三代之君臣下爲孔門之師友
至子思作中庸筆之以授孟子至孟子而後其

傳泯焉其間異端雖多而老佛之害爲甚以其陳說道德指明心性彌近理而大亂眞耳以第三節言之程子於戴記中拔出此篇得有所考以接道統之傳但大程夫子不及爲書小程夫子雖爲書又復火之至其門人多倍其師說而朱子特因程子表章之功乃得會衆說而折衷之以成此章句一編則道統之傳朱子之接程子又可見矣朱子於淳熙己酉二月甲子作大學序於是年三月戊申作中庸序相去四十五日朱子庚戌生是年已六十矣

讀梁民懌長沙鄉賢祠記

觀梁民懌長沙鄉賢祠記其言曰後世生賢愈寡問有一二甚至沮抑之摧折之使不能宣天地之所欲言成天地之所欲爲傷其一身而創兼天下害其一時而痛連一世又曰世不貴天之所珍則天亦厭生賢以實世予三復其言而深悲之昔韓退之謂孟東野不知天將和其聲使鳴國家之盛耶抑使之窮餓其身愁思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然則民懌豈非自鳴其不幸者哉當民懌之時志得意滿窮極富貴者

何限卒之身死名滅與朝菌同一晦朔蟪蛄同一春秋其視民懌坐一氈如冰寒佐一州如斗大固相懸絕然其聲名滿於生前文章傳於身後以彼較此孰謂之幸孰謂之不幸哉若民懌者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予於深悲之餘又不能不為之深慰也是則人之所以沮抑摧折者不過以其暫而所以自力以垂於久遠者又豈人之所能沮抑摧折也哉

愚庵李公哀辭

愚庵李公其先出江右由吉水徙高安其後有

慶二崙徙蜀之富順元末公之曾大父添祿徙
內江於梧溪家焉連世有人至　國朝大父觀
領洪武丙子鄉薦爲教官封給事中妣陳氏封
太孺人父蕃領永樂庚子鄉薦爲教官嘗上端
本策徵入爲給事中妣黃氏封孺人公由大學
生脫褐分教嘉定一時弟子多取高第官滿以
教有成效擢華陽府教授王與諸將軍有隙相
構訐　朝廷並加譴責官屬無不及者獨公以
數諫王獲免繼是王益賢公言無不從府中鉅
細皆資以決屢欲告老王輒挽留之年已八十

始得去歸其鄉去時城門外供帳甚盛王覲餞之郊人以爲榮至家逾二年而告終茲以季子士修獲　需遇贈公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云辭曰昔安定胡瑗兮爲蘇湖之師其門下訑訑兮皆教所爲公振鐸于嘉定兮冷官不異紛英才之樂育兮躡高科之纍纍昔廬陵王之居喪兮不離酒危長史劉湛兮直諫期期公也曳裾王門兮朝補闕而暮拾遺王既懲艾兮信公無疑公視二人兮古今異時苟求其道兮未始背馳掛纓而歸兮既鷠髮而龐眉梧溪之上兮以遨

以嬉忽仙逝兮攀尾而騎箕身後之異寵兮一至於斯九原含笑兮與世長辭惟德人之日遠兮士類增悲

李夫人田氏哀辭

贈夫人田氏乃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愚庵李公之繼室李田俱內江世家愚庵公元配夫人之姊既卒夫人之父處士勝理翁泊母陳咸欲締續姻好乃以夫人歸焉時年已二十矣夫人事祖姑陳太孺人姑黃孺人皆愜其意愚庵公得夫人無內顧憂故司訓嘉定教授澧州華陽

府夫人皆隨任相助最多夫人以仲子根嗣復為
華陽府伴讀乃為諸孫晋澧其卒也諸子欲遵
孟軻氏歸葬于魯之故事因感異夢得吉地于
澧城之西五十里遂葬焉夫人初歸值李氏清
貧勤於紡績愚庵公夜讀書燃燈煑茗率皆先
為之以俟季子充嗣為刑官數以用法過嚴為
戒有漢雋不疑之母之風壽八十又一其伉儷
赫然位號皆以充嗣貴顯而充嗣之傳大成裕
固有自哉其辭曰繄夫人之淑懿兮既笄而嬪
事重闈兮相慶得人謂中饋兮又何慮乎供祀

蘋蘩賓維夫人之理家兮機杼躬親每思庵之夜誦兮克助其勤渾忘夫更漏兮無間乎寒溫初李氏之儒素兮甘其清貧瑟音其諧兮兩世其欣欣相夫君於宦途兮四十乎秋春當季子之執法兮誨言諄諄其立心兮要歸於仁其終于澧兮以養志乎諸孫其葬于澧兮以慰其夢於鬼神嗚呼体魄歸土兮無所不之之爲鬼曰蜀曰楚兮祭歆藻蘋況有子以冢焉兮鬱松楸於墓門匪陵谷之變遷兮亘堂封之長存

讀近思錄

朱子與呂成公取周程張四子之書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編為近思錄四子之全書如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二程子之文集易傳諸經說遺書外書與五經四書並行天下四方家得而有之人得而讀之惟張子之書前此止有正蒙東西銘行世自餘則未之見焉近年邵禮書國賢得其語錄而刻之近日黃大理伯固又得其理窟而刻之而二書如汲冢所瘞孔子所藏乃始出焉若文集若諸經論孟說詢之中秘亦缺焉廉嘗於座主匏菴吳先生所得錄其文集

僅上二冊蓋不全之本十之一二今所錄亦阨於舉方矣豈張子之書造物者靳以示人而阨謂六丁雷電下取之耶然學者於近思錄猶得見其肯綮豈非朱子暨呂成公采取之功哉黃溍謂理窟乃彙輯語錄文集諸經說而成者恐未必然嘗觀朱子答汪尚書引理窟忌日變服之說黃氏日抄有讀橫渠語錄理窟等書則各自為書又可見矣

記談命

世之善談命者予親見之得二人焉張君明鑑

嵩君兄是也親閣之得一人焉萬君祺是也明
鑑洪予命歸予尚少謂必貴對人言之其抽語
有詰封三代之榮名垂千載之題之說歲丁酉
予與徐鄉儀李元昭計偕北上邂逅兄於番陽
朝謂鄉儀連中甲科謂予後十年乃中中必如
洪試翰文至元昭以方呼酒飲予三人未及言
嚴洪年鄉儀果登第至丁未會試三場畢予
與徐鄉元遠之謂予運氣淺年分好必中恰似
醫登宦且春暖騰騰地暖烘烘之說謂鄉元彈
[illegible]惡文字矣出門黃門綉衣植鄉

直上二十年好運是年予二人果中甲科鄉元以給事中累轉左布政至庚午年乃致其事予初選翰林庶吉士在仕途每久之乃轉一官又謂予登科後三五年接連生三四子無一不驗至所謂刻文亦與言於番湖者合嘗聞張叔亨戶書云為御史日祺以工書監易州柴廠邀之飯以官尊不敢問以命祺請其八字即應聲曰君此後得擬十年再起至六卿亦無一不驗明鑑瑞州高安人通周易祺允皆南昌人並出三考祖謙謹允銳道俱有士風祺嘗推英廟嘗

復辟因此漸至大官久亦官至鴻臚丞三人談命如此而世之挾此術者真所謂談者牛毛中者麟角何邪嘗觀韓昌黎銘侍御史李虛中之墓序其深於五行書推人貴賤壽夭百不失一二若三人者端不在李虛中下惜無退之董爲之傳信於後代茸然退之稱虛中其說汪洋與美萬端千緒而祺久輙數言而决此又不可曉者也姑記之亦或有因予言而知三人者哉

讀周翠渠柳子宥蝮蛇辯

柳子宥蝮蛇文周翠渠辯之謂蝮蛇肆毒於人

宥之非當且獲益烈山澤逐禽獸周公驅虎豹犀象以為證其言甚詳其理甚正然明道先生亦嘗放蝎有曰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蛇蝎之毒一也在明道所處亦有如此獨柳子為不可乎豈柳子惟思殺之之傷仁殊不惟恐放之之害義與明道於蝎亦終放之瘳謂此與不殺觳觫之牛者同一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而已要之仁而得當即所以為義固無義外之仁抑豈有仁外之義哉不知後廉而論者又如何也

四皓論

漢書稱四皓鬚眉皓白顏師古注云所以謂之四皓又云四皓乃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殆或為隱號而非其姓名也然程子惟易傳援四人之事於坎卦四爻納約自牖之下朱子謂四人乃智謀之士二先生之言鑿鑿如此獨元人揚維禎謂四皓蓋老人之贋者若果就子房之招則子房之奴不趨也維禎豪宕輕肆疑事勿質吾豈敢信之哉鄭君仁弘為予作四皓圖因相與講求其冠服偶及於此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三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三

贊

自贊給事中小像

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而魁省其入仕也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舉之文又乃知義理之學其立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遲胡為乎膺吉士之選胡為乎叨諫諍之司以言其讀中秘之書當即尋醫僅獲旬月之益以言其有格心之論間嘗塞責何有萬分之裨所愧乎脩於已者既不免於䟽畧而治乎人者復未見於

設施自今以往必痛加策勵而後可以庶幾也

呂洞賓畫像賛

火棗交梨汝糗汝糧日月風雲汝駕汝航不然何其凋三光後天地而不老暮蒼梧朝碧海以為鄉也耶

壽官魏民瞻賛

桑弧蓬矢男子之常來遊於北方遂老於北方試問梓里孰與 帝鄉鶴髮鮐背以膺寵賞歲也康強明歲也康強以此觀之其壽無疆宜其朝貴之徧識而世故之備嘗抑孰能已

寵源之不驚而久要之不忘也耶

趙時用邑博贊

有記性之宰固者或筆路之窘塞有作詩之工緻者或於文而失其繩尺在先生數事之皆長而其才寔足以華國胡不置之蘭臺石室之間而為侯洋諸生之所得往者不可問吾將拭目於方來之健翮也

秀菴李君儀贊

跡其隱而志氣愈豪詩到老而洛力尤高蓋其跡也必欲排巢而拉許其詩也必欲出韋而入

陶首列鴈行藹然望族之領袖身躋鶴筭華矣
仕者之冠袍世方羨其為逸人以荷　朝廷之
寵橅豈不覬其有賢子以漸來封章之褒也
哉

童主事廷式像贊

其貌甚古其心甚恪其讀書也必惟五經之窮
其為文也類多傳註之作欲格物而得其精豈
誇多以尚夫博登科入仕雖六旬而過期暑而
祁寒靡一日而廢學使朝廷復識經白虎之觀
校書天祿之閣置之以恭予章縫之間則豈可

以選著而退託也哉

孫矢菴直考像贊

窮經學古厲行飭躬聽其言論之詳審挹其襟度之冲融吾於世俗頹靡之餘而猶及見夫鄉里前輩之風至於門稱閥閱之華而不欲改乎布袍韋帶之素貲致崇隆之盛而獨能追乎義庄麥舟之踪然則有識之士又安得而不敬仰乎公也哉

熊通府一元像贊

其貌也豐碩其心也坦夷早詠頖池熟葩經之

一卷壯探月窟擢桂林之一枝圜橋門而卒業
駕停車而載馳其爲政也久矣聞廉叔度之頌
其謝事也飄然和陶淵明之辭平生惟求乎已
之不失而最厭夫世之好奇以言乎進退之全
始終之善非公而誰也耶

孫義官畫像贊有序

此孫義官必隆之像其尊翁矢菴先生
在時君朝夕左右無故未嘗暫離而先
生義方之訓尤懇懇不釋諸口既而先
生下世君思其遺言之不可復聞也乃

命工圖其衣冠侍立之狀每懸先生像于正寢則必以此旁置之如當日親承耳提面命然亦可謂永言孝思者矣乃爲之贊曰

峩峩唐巾楚楚仕服助公賑飢　君恩深沐在昔嚴翁訓辭可錄如禮如詩不一而足嚴翁者儒行敦薄俗歎山之下義廩萬斛君幸其教周旋益篤日共子職友面出告閭斯行之豈惟耳孰接物謙和處家雍睦友希陳重孝哲考叔君豐於貲賑事積蓄急於周人諸不留宿嚴翁太

者尤在繼續請看他年義田義塾

涂太守先生像贊

鏡冠嘗峩乎獬豸緋服今粲乎孔鸞其典外郡也於地理屬南越是乃龍川之境其君近侍也於天文爲執法寔近帝座之傍風霜白簡雨露黃堂至於交游服其雅量程式錄其文章在先生之德美固不可得一一而稱揚也茲歸休焉猶喜齒髮如壯精力尚強然則雲嶠風杉花塢柳唐意所欲往豈不任杖屨以徜徉也哉

封主事江公像贊

心計[illegible]素於人鮮嗔確乎執守剛亦莫倫口素能緘有辯者存叩其胷中涇渭極分不失意以戚戚不得意而欣欣於俗情也俱視之為飄瓦於外境也一任其如浮雲其嗜慾也甚淡其德性也甚醇其家庭之薰陶固得之遠其天資之美好實超乎群真可稱長者於西漢目善人於孔門官封冬曹壽逾八旬若熊羆之兆固已付之絕念如龜鶴之筭尚期進于無垠噫若先生者不必論其爵之未峻苟德與齒之若是郁豈不為鄉黨之達尊也哉

宗伯馬先生像贊

此紫厓先生之像今居燮理之任昔執遷固之筆經濟之術素存言語之妙無匹家庭黃甲之登三詩禮參井之第一然則異時坐廟堂調元而贊化至於躋耄耋乞言而祝饐是蓋搢紳之所期而理勢之可必者也

劉君畫像贊

此安成三舍劉君坦齋之真其子鄉貢進士讓與徵予為替贊曰

吾聞此翁評古今有權衡之弗爽慕賢德如芝

蕭之樂親以盤石之宗而慎於律己剛毅以謙
姓而受氏以箕裘之裔而力於教子已見之觀
光而尚賓其樂隱也於詩得考槃之意其著號
也在易爲履道之貞耄耋期頤安車蒲輪孰謂
他年不在斯人

澹菴舅氏像贊

春陽之藹玉山之高唐宋之詩湖海之豪豈非
傲視宇宙而等軒冕於鴻毛者乎

臺官楊君源像贊

楊君憲使廷獻先生之子憲使官内臺

以敢言論而復起士論壯之
科舉之志平生未伸象緯之學眼中無人仕宦
再趦乎　鳳闕占候數攖乎　龍顏諤諤靈臺
奮不顧身問之則曰秩有隆殺盡職惟均蓋其
尊公當天順間爲　國直臣庚幾夙夜無忝其
親

熊義官號耕樂眞贊

登稱散人於江湖晚作散官於丘壑以言其名
利之間而視之乎終薄宜其自號耕樂耕樂

丁壽官蓋像贊

間其莊逵遨遊江湖之上見其老也鄉飲明倫之堂閭里尊其齒德朝廷錫以冠裳其平生之遭際不減擊壤翁之在乎陶唐也

孫君英方畫像賛

岌岌乎以承先世者可謂之甚孤綽綽乎以垂後嗣者可謂之有餘猶見其如長松之挺拔猶想其如行雲之卷舒維翰苑之文章雖自火其遺草而箕裘之緒業尚幸存其先廬公既勤勞亦復拮据乃廣田宅乃富詩書知之者識其儉素之風不改不知者以為豪奢之氣未除社會

詩盟折簡傾壺鄉之近裕承平嬉娛公於其間既不困于大易之酒食而抑何忝于詩人之德陽盖陶士行之在晉室申屠蟠之處東都若其預知考終譚笑而逝先儒所謂燭理明而能之者豈斯人之徒歟

曾君畫像贊

俗尚紛華謂淡落寞君厭紛華惟淡爲樂屑屑田廬笑人計錯平生奚營至老如昨雅敬書生雖少必作晚與臨池筆不停握古服今時市城丘壑謂之逸民庶幾無怍

蔣義官像贊

蚤應花封之辟人之相期也爲曹參爲蕭何隨赴桂山之招己之自處也爲子陵爲志和吾於其進退之間有以知其内焉雅懷之瀟洒有以見其外焉烏帽之巍峩蓋得碩人在澗所獨有之佳趣獲 今上登極所覃霈之恩波者乎

憲使范公像贊

公與家君同領景泰庚午鄉薦猶記成化間家君守永公提刑廣右密邇鄰封走使函書殆無虚月而公篤於故舊尤非他人可比廉娶於陳

寔公夫人之女姪間嘗見公絕無崖岸惟飲人
以和而已今去公之歿三十一年而公之子冊
徒司訓琦屬康贊貲公之像俯仰今昔誼何可辭
贊曰三與司刑南山其判至論陰德定國在漢
五管撫夷慈毋其育至論威嚴張詠在蜀清白
家傳忠孝天性試嘗考之一一有證恒勤斂荳敉
未厭布素王事任艱親喪廬墓然其止於嶺表
之風霜而不大沛普天之霖雨豈非才德有餘
而時命不與也哉於戲若其含蓄不露其長謙
損不知其貴吾不敢望於今之人又將求之陳

大丘婁師德之輩也

佘養浩氏像贊

歙士佘君養浩其父客死于汴徒跣扶櫬反葬于鄉以正丘首未幾集父平生所爲詩畫録之梓以圖其傳既而以所居之地閭閻密比寸土寸金族有鄰於室廬者慮其他徙乃購基市材爲屋若干楹以處之後作潛亂書院以待族之學者至於先世墳墓沒於荊棘窮乎狐狸者皆爲之封表焉若少與壯蹤跡多在大梁陳留之間大抵皆其父舊游之鄉至暮年則維桑與梓

不復出矣君嗜吟咏往来江湖所與倡和多名流韻士如白樂天所謂詩友云者自餘亦不泛交焉一日其壻方堯民氏持君畫像懇予爲賛視之則幅巾方屨大帶深衣儼然隱君子也因憶往年佘氏有佳子弟嘗從予弟康叟易當是時已知欽有佘氏茲以堯民之請復有聞於君焉義何可辭爲之賛曰維君之行寔篤于親孰謂如此而曰匪仁維君之心能公其利孰謂如此而曰匪義廣其聞見馬遷之游豊其居積猗爲之儔歲晚帰歟山林有主世態脫然巾服近

古吟苦而腴風雅之儒骨清而聳山澤之癯嚌親而或遺利惟不足有如斯人可敦薄俗。

丁君士昂像贊

儼然冊青實起我思嘗見其締吟朋赴醮會瀟洒如貴公子捧邑符逹民隱公勤如良有司以爲處也楚楚仕者之服以爲出也采采商山之芝豈非一鄉之遺直一族之長厚膺優老之典於晚境際太平之盛於 明時者哉

劉君才美像贊

内弟才美少年從事藩垣歷端兩考遇

恩例受仕者冠服遂不復出晚號松園居士云

忠厚述祖父之風孝友蹈家庭之轍試問徵省之簿書孰愈松園之煙月惟其物外之懷抱自爾難忘所以世上之功名有所不屑或子弟就學即章句以講明或親舊過從舉平生而陳說眼底紛華靜中飽閱自今以往將青雲以付之兒孫與黃髮以躋乎耄耋也

貳尹方齋丁君像贊

丁君天袞別號方齋中年倦於仕途遽戀

乞歸致可謂急流勇退者也
皦皦乎其風標温温乎其襟量儲之鄉校秀造
諸生之中登之 國庠第捷三舍之上方其筮
仕薦交當道之章及其再遷惠滿閭閻之望盖
其贊藩也甚著才名而其佐邑也綽有治狀有
而弗居相知者固以爲讓和而不流異己者或
以爲亢即其先時而止未老而歸豈獨今人之
爲難抑亦古人之所尚也

吳工侍獻臣影贊 號東湖

心胷之包羅足以上下乎千載智識之鑒別足

以涇渭乎一世扶植忠義根於天資崇尚理學
尤其素志覲其敬禮陳公甫之以靜自養棲遲
海濱殆始終之不渝溫恤鄒汝愚之以言得禍
顛沛瘴鄉實情義之兼至其監鹾也心張文紀
洛陽埋輪之心其救荒也志富彥國青州活飢
之志自今以後不獨往諸乎工垂且將主張乎
國是有如公者子豈不有深望以賛我　皇明
之盛治也哉

有為太丑丁君天和作觀書小影者繇之

賛曰

是負才而急於功名未百日而完堅城者歟是有志而屈於下僚未一考而解塵纓者歟其在官而讀書耶欲以沓其仕者歟抑歸田而讀書耶聊以遣其情者歟杜詩古稀賞疇康寧雲遷月下認字如蠅人謂其壯歲宜勤學之乃爾吾謂其老境何挾策之不能盖不徒朝經而暮史固將儕耕而友彭然以君之精健而視區區之衰朽又孰信吾兩人之為同庚也哉

賈肇像贊

其貌豐碩其性豈弟處則擅泉石之幽出則挾

湖海之氣其出其處請以歲計強半僑居不常里第豈非老泉蘇氏所謂居四通五達之都布其財於天下以收天下之利者哉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四